

自序

年紀漸長，愈覺萬物隨緣聚散。一期一會，應珍惜當下。這本書的面世亦是一種緣分。我一直從事德川漢學的研究，日夜埋首日本儒者的著作，本來對近世中日宗教交流史較少注意。數年前當我撰寫《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時，發現一個極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中國人渡來人傳說中的歷史人物在日本中世及近世均經歷了神道化的洗禮。徐福在日本死後成為日本地方的守護神祇，楊貴妃被看作是日本神祇在中國的化身，吳太伯被追溯為日本皇室的祖先。這種天馬行空的聯想雖或流於荒誕，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卻有其獨特意義，顯示日本人善於將中國元素用作豐富自己文化的素材。

我喜歡在日本各地旅遊，發思古之幽情，想起在參觀佛寺、神社、古蹟及祭禮時，經常看見一些中國人物成為當地人們崇拜的對象。我不禁要問：「中國的民間信仰在日本是否經過類似的在地化洗禮？它們是否被融進日本的文化體系內？」這疑問成為本研究的起點。我大約四、五年前寫作《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且搜集相關文獻。本書只算是一個中途站，終點仍遙不可及。畢竟個人能力有限，期待同行往後的共同努力，開拓這方面的研究。

跟「漢文」一詞的用法相似，「漢神」是域外人對中國神祇的稱呼。日本的漢神即使仍採用與中國相同的名字，但是其形象、身

份、祭祀方式及功能等均相當日本化。我對此在地化現象深感興趣，曾嘗試尋找相關的論文及專書閱讀，但數量與內容的深度均令人失望。我最終決定自己著手，從日本原始文獻入手，嘗試有系統地整理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過程。我的專業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及東亞易學史，並非中日宗教史的專家。本研究是從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在文獻上考察中國民間信仰如何在近世日本入鄉隨俗，成為日本宗教、民俗及文藝的一部分。

為了從事這個研究，這數年間我不斷搜集相關的原始文獻及多次去日本作實地考察。唯一遺憾的是那場世紀疫症令我無法在2020年春季赴九州做實地調查。我非常感激香港政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 (General Research Fund) 資助這個研究計劃 (編號：14603218)、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出版補助金 (Publication Subvention Fund) 的支持，林少陽教授對本書的名字及視角提供寶貴意見，譚汝謙、馬丁·柯爾奎 (Martin Colcutt)、黑住真、徐興慶、王勇、陳璋芬教授對此作的關心與支持，京都大興寺及水戶祇園寺的住持破例讓我參觀其所藏的關帝及天妃 (媽祖) 木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葉敏磊、張焯軒及其團隊的協助，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員的推薦。本書若干章節的早期版本曾在《漢學研究》、《思與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成大歷史學報》及《道教研究學報》刊登，感謝它們允許我將文章作大幅修訂後在專書中出版。

《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是我的第四本中文學術專書。在執筆之初已打算交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我對它抱有獨特感情，因為香港中文大學是我的母校及大半生教研的地方，加上我的首本中文專書亦是交給了中大出版社。其後我的兩本中文專書分別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及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我想「愛回家」的心情令我回歸中大出版社。

我將這書獻給啓蒙恩師譚汝謙教授。當年我在中大新亞書院歷史系唸書時，最初只是個憤世嫉俗、獨來獨往的「問題學生」。有幸譚老師發掘了我，並培養我走上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道路。若唸大學時沒有遇上譚老師，我也許不會成為學者，亦不會與日本結緣。譚老師是我年青時期的貴人。他的包容、鼓勵及教導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對他的啓蒙之恩永不忘懷。

吳偉明

2020年立秋於中大梁銜樓汗牛書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